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庭长夫人 (二)



【西班牙】克拉林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二)

(西班牙)克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二)

(西班牙)克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克拉林(1852—1901),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1852年4月25日生于萨莫拉,祖籍是西班牙奥维多。1869年,他进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校期间,曾参加旨在推翻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革命,并成为共和主义者。1871年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1878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其中就有被称为西

班牙“巴尔扎克”的贝尼托·佩莱斯·加尔杜斯。同时，他为《视唱》杂志写文章，并首次使用“克拉林”(号角)这个笔名。他在杂志上撰文宣扬共和主义，反对封建王朝复辟，因此触怒了当局，尽管他在为获得萨拉曼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考试中成绩优异，但仍然未被录用。1883年他回到奥维多大学，担任该校罗马法教授。同年他开始创作《庭长夫人》，小说于1884年完稿，1885年出版。1891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通过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鞭挞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保守势力。

克拉林也是西班牙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再见，小羊羔！》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有名的一篇，叙述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为了还债，不得不出卖心爱的名叫“小羊羔”的母牛的故事，充满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庭长夫人》是克拉林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荒淫、官僚政客的堕落和宗教神职人员的虚伪，并对十九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和习俗作了真实的描绘，是一部了解当时西班牙历史的生动的教科书。

目 录

第九章.....	1
第十章	38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114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240
第十五章.....	268

第九章

奥索雷斯家的那座巨宅位于新广场一个背阴的角落里，房子正面的装饰过于奢华，反显得俗气。和俱乐部那座建筑一样，一块块方石由于潮湿已经发黑。潮气顺着墙根一直蔓延到屋顶。

走到大门口，安娜停住了脚步。她仿佛感到寒冷似的打了个寒战。她朝对面附近的街口看了一眼，那儿阳光灿烂，视野开阔。阿基拉街的路面很陡，从那儿可以眺望远山和山脚下绿茵茵的闪闪发亮的草地。麻雀叽叽叫个不停，它们一刻也不安宁，在广场上、屋顶上飞来飞去，仿佛因不久就要去作冬季旅行，此时正向人们告别。

“佩德拉，别敲门，我们去散一会儿步吧。”

“就我们俩？”

“对，就我们俩。我们到草地上去，到田野里走走。”

“可是，小姐，草地上挺潮湿的。”

“我们可以找一条偏僻的没人走的路走。你是这儿的



人，熟悉这儿的。路。你知道我们从哪儿走不会碰到人？”

“可是，路太烂了……”

“不怎么烂了，太阳可能已经把地晒干了。我这对鞋子不怕潮。走吧，佩德拉！”

安娜像个任性的小女孩那样恳求着。从她的表情看，很像祈求天恩的虔诚的信徒。

佩德拉吃惊地看了看女主人。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眼下的样子。平时那种冷漠的神态，那种表面沉静内心似乎隐藏着忧愁和疑虑的神情，现在怎么不见了呢？

这女仆年龄约二十五六岁，头发呈橘黄色，皮肤白净，五官端正。她的美貌虽能激发情欲，却难以使人产生好感。她竭力掩饰自己的乡音，说起话来装腔作势，更使人觉得不舒服。她曾经在不少大户人家当过女仆。她生性活泼，喜这喜那，而金塔纳尔家却很平淡，无论是她，还是别人都没有发生什么风流韵事，主人和仆人像泥塑木雕一样，所以，她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堂维克多也许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老头，但平时他的越轨行为也只是对她细细地瞧上一眼，或者对她上说几句不担任何风险的奉承话。女主人呢，言语很少，疑虑重重，有时倒很坦率，有时却滴水不漏。不过，佩德拉确信，她家女主人也对生活感到厌倦。这侍女利用一切机会取得庭长夫人对自己的信任。她显得非常殷勤谨

慎，也装做十分恭顺的样子。在她看来，后面这一点是最不易做到的。

女主人进行忏悔后，不顾路面潮湿，很想单独到旷野里去走走，这引起了佩德拉的疑虑。她不同意这时去散步，不为别的，只是想看看女主人会任性到什么地步。

她们沿着阿基拉街往坡下走，走到尽头是横穿而过的通向马德里的公路。

“别从那儿走，”女主人说，“从这儿走吧，我们到玛丽—佩巴泉去。”

“这个时候没人上这些地方去，路可能已经干了，太阳还没有下山。您瞧，泉水就在那儿。”

佩德拉将下面洼地上一行白杨树指给女主人看。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这个时候的那些白杨树像镀上了一层金银。道路虽相当狭窄，但平整结实。路的两旁是一片片牧场和菜园，牧草长得又高又密。无论是牧场还是菜园都靠城里的水进行灌溉，这儿的土地比别的地方肥沃。绿茵茵的牧场点缀着蓝黑色的向日葵，宛如一块厚实的天鹅绒地毯，在夕阳反射下，闪闪发亮，光彩夺目。安娜沐浴在阳光下，愉快地眯起了眼睛。地上散发出的阵阵凉气使阳光变得温和宜人。

小道的两旁是忍冬和黑莓树篱，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



棵树立于粗壮、呈黑色的榆树挺立，树冠巨大，活像扑克牌中的梅花“A”。光秃秃的树顶抽出几根嫩枝，微风一吹，顶尖的那几片叶子晃动起来，发出响板似的声音。

“您瞧，夫人，真奇怪啊！这些树的树枝只有顶端才有几片叶子。”

佩德拉东看一会儿，西看一会儿，接着便在树篱上采摘鲜花。时而花儿刺破了她的手指，时而黑莓勾住了她的衣服，弄得她又是叫喊，又是欢笑。刚才她们走过几条名声不太好的偏僻小道，来到草地上，佩德拉见自己单独和女主人在一起，便对她显得随便一些。

佩德拉不相信庭长夫人会突然变得这么虔诚。

“刚才她忏悔了整整一个小时，在她得到宽恕站起来时，她脸上显出像得到神灵启示似的表情。眼下她又跑到这郊外来散步……我不相信她真的这么虔诚，我们等着瞧吧。”

安娜的这个侍女在算计，在想像，她总喜欢追根究底，想知道结果。她原本已见到了自己的赏钱——那一枚枚金币在叮当作响，但女主人突然显得这么虔诚，这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对于佩德拉来说也是新的情况。

她们来到了玛丽—佩巴泉。泉水位于粗壮的栗树树阴下，树干被刻得满是疤痕，一般都是人名的缩写，也有的写



上全名。从远处见到的那一排白杨树像一道防护墙，使这个地方更为隐蔽，太阳下山时更加阴凉。东边是一座山丘，它成了泉水周围这个大自然形成的宁静地区的屏障。泉水虽位于洼地，但景色宜人。两边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菜地，各种蔬菜犹如一阵阵碧波绿浪，从那儿可以望见雾霭茫茫的远方。科尔芬山高耸入云，山峰异常陡峭，它的一旁是一块隐没在山丘中的谷地。夕阳使周围的气氛非常宁静，阳光里仿佛有一层闪闪发光的尘埃在浮动。透过这层尘土，青紫色的科尔芬山便呈现在眼前。

安娜在一棵替泉水遮阴的栗子树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坐下。她观赏着两边如同被焰火照亮了的山坡，梦幻般地聆听着流向草地的涓涓溪水的柔声细语。麻雀和燕雀在栗树的枝条上跳来跳去，片刻也不安宁，嘴里总是吱吱呀呀叫个不停。干枯的树叶不时地从树枝上掉下来，落向泉水，在水面上打了几个转，便缓慢地朝狭窄的水渠漂去。随后，又顺流急下，消失在溪水中，平静的水面迅即掀起银白色的波澜。一只白鹌鹑（在斐都斯塔称为“洗衣妇”）啄着地面，毫不畏惧地在安娜面前跳来跳去，因为它非常相信自己那一对灵巧的翅膀。它转着圈子，尾巴扫着尘土，时而蹿到水边喝水，时而跳上树篱，好奇地钻进黑莓低矮的枝条中间，一会儿它又钻了出来，总是那么活泼，那么快乐。接着，它一



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突然它仿佛受了惊，也可能产生了疑虑，竟无缘无故地展翅飞走了。开始时，它飞得又直又快，随后飞得慢了些，忽高忽低，最后消失在被夕阳染成紫红色的空中。安娜一直注视着在空中飞翔的“洗衣妇”，直到它消失。“这些小动物，”她想，“有知觉，有愿望，甚至也能思考……这只小鸟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它对这个阴暗的地方厌倦了，便展翅飞走，寻找光明，寻找温暖和广阔的空间。它多么幸福！我感到厌倦，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她庭长夫人本人也对自己生活的那个阴暗的地方感到厌倦了。讲经师给她许诺的是新的东西吗？是值得爱慕的吗？刚才她对他说，自己孩提时代曾有过一阵宗教狂热，后来，她那两个姑妈和斐都斯塔的女友们又使她摒弃了这种带有虚荣心的宗教热情。对此，讲经师是怎么说的呢？讲经师的话她还记得一清二楚，那从忏悔室百叶窗的小方格里传出来的柔和的话音现在还萦回在耳际。他的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只是她已记不得原话了，大意是这样的：“我的孩子，您在认识主以前便怀有愿望寻找他，可是这种信仰不完全是纯正的，后来你又产生了蔑视，使信仰受到了损害，但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她记得很清楚，他是说“一点”。讲经师在忏悔室里说的话和他在布道坛上说的不一样，这是她现在才发现的。在忏悔室里，他说的话亲切

动人,说的道理也很对,这是她在词藻优美的书中无法读到的。他会给她打比方:“我的孩子,您在河里游泳、划水时,将河水搅浑了,就像我们平常见到的那样。后来,您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小块金子,金子小得很,连一个比塞塔也不值,您会以为自己成了百万富翁吗?您会以为自己发现了这一小块金子就会发财吗?您会认为河里流淌的全是价值五个杜罗^①的铸有国王头像的金币,而这些金币又是您的吗?显然这是十分荒唐的。然而,正由于这样,您会轻蔑地丢弃那金子,挥动手臂,双脚拍水,溅起阵阵水花,继续在水里游泳,再也不去想您在沙砾中发现的那一小块黄金吗?”这个比方打得恰到好处。她仿佛见到自己穿着无袖泳衣,在榛树和核桃树树阴下的河水里划水,而讲经师则穿着洁白的法衣,跪在河岸边,双手合十,请她不要抛弃那一小块金子。语言的说服力就在于说出来的话能看得见,摸得着。听了讲经师那一连串和美、新鲜、充满天国欢愉的言语,她激情满怀,在有許多横木条的窗子前她敞开了心扉,说了一些平时和他人说话时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讲经师在里面默默地听着,等她把话说完,忏悔室里的人颤抖着声音说:“我的孩子,您的悲伤与充满幻想和疑虑的经历值得我好好思索。

^① 西班牙古币名。



您的灵魂是崇高的。仅仅由于在这个场所,我无法对忏悔人进行赞扬,我也不能告诉您金子在哪儿,污泥在哪儿……我更无法让您见到,您身上的金子比想像的还要多。不过,您仍是一个病人。凡是上这儿来的人灵魂都是有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说忏悔的坏话。忏悔不仅是一种神圣的制度,而且,从世俗的角度看,也很有好处。您难道不理解(任何人都能理解)这种治疗灵魂疾病的医院对灵魂有病的人来说是很需要的吗?”讲经师还谈到新教办的报纸为解释心灵上的问题而作的辅导。“新教的教徒们由于缺乏精神之父,便只好求助于报刊,这不是很荒唐吗?”教区法官说完,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说了一些话,内容是这样的:她不应该去那里只为了求得对罪孽的宽恕。灵魂和躯体一样,也需要治疗,需要讲究卫生。忏悔神父是个保健医生。有的病人不服药,有的病人隐瞒自己的病情,有的健康人不尊重养生之道,这等于害了自己,也等于欺骗了自己。同样的道理,一个有罪孽的人,或掩饰自己的罪过,或不如实进行忏悔,或敷衍搪塞,或不遵循应遵循的精神法则,这也就是在损害自己,欺骗自己。要治好灵魂的病,光听一次讲经是不够的,不带着自己平时不加注意的老毛病去听讲经,就等于不想真的恢复健康。由上述这一切可以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

除了遵守所有的宗教戒律外,还得经常进行忏悔。忏悔不能流于形式。一个人真想治好自己灵魂上的毛病,一定要选择好忏悔神父。然而,一旦选择好了,就应该将他看成真正的精神之父,或者不用宗教的话说,将他看成知心兄长,心里苦恼时,找他求得宽慰。心里有什么欲望,跟他彼此沟通,有了他能增强信心,消除疑虑。这一切即使我们的圣教不要求这样做,按一般的常情也应该这样。圣教从最高的教义到礼仪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庭长夫人对那种将信仰和情理统一起来的说法很感兴趣。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言论。她只是没敢向讲经师提问题,不过,以后会有时间的。

一只衔着一颗麦粒的麻雀飞到安娜的面前,目空一切地瞧着她。安娜回想起大祭司,他的特点就是像鸟类。

里帕米兰先生是个好人,可他哪里在听忏悔呢?完全是例行公事,从来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教诲。除了她的婚事,跟他忏悔了这么多年一无所获。这可怜的老头子老是对庭长夫人的罪孽了如指掌,他总是用这样的话安抚她:“好的,好的,再往下说吧!还有吗?再往下说……念三遍《天主经》,一次《圣母经》,再施舍点什么就行了。”这真是个怪人!堂卡耶塔诺什么时候跟她谈起过她有什么样的习性?可是,讲经师一上来就说她的气质非同一般。这个情